



琴台客聚 彥火

香港文學館特別重視兒童及青少年的教育，設立兒童區域，通過漫畫、卡通繪本、動感遊戲培養兒童對文學的興趣，並且通過賽馬會「流動文學館」計劃，利用流動車讓香港文學走向社會，最近我們已經走進了5間中小學，在學校組織閱讀推廣及遊戲活動，培養青少年對文學的興趣，提高青少年的寫作水平。

我們還將與教育社團及商界合作，在香港中小學和社區推出「小作家培訓計劃」，舉辦徵文比賽和開設學生作文發表園地。與此同時，我們將與香港高校合辦「作家培訓課程」。

總的來說，香港文學館在保存文學遺產、促進文學與跨界藝術的交流、推動本土文學發展和國際交流、培訓文學青少年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這些功能使得香港文學館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機構，對香港文學的發展和文化建設起到了積極的影響力。同時它也為公眾提供了一個認識和欣賞本土文學的場所，豐富人們的文化生活。

朋友們，國家「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對香港文化藝術是一支強心劑，

文化地標

這一屆香港政府一直致力於推動文化藝術的發展，並重視香港作為一個文化之都的地位。香港文學館的開幕是政府對文學事業的支持和投放資源的體現，是政府對香港文化傳承和創新的承諾，也體現出香港文化的自信和繁榮的風範。

作為香港嶄新的文化品牌，香港文學館將吸引國內外遊客和文學愛好者前來參觀，進一步推動香港的文化旅遊業和經濟的發展。它將成為百年香港的一個重要文化地標，象徵着香港獨特的文學創意和開放多元的文化精神。

最後，我衷心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香港文學館建成凝聚中華文化情懷和香港文化歷史情感、推動文學交流和培養文學創新的平台。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們也將竭盡全力，把香港文學館打造成一個充滿活力和創意的文化品牌，為開拓香港的文學視野和文化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下)



◆2024年5月27日，香港文學館於灣仔茂蘿街7號開幕，圖為主禮嘉賓為香港文學館進行揭牌儀式。 作者供圖



姚雅音 姚珏

周日是父親節，我中午跟我先生及女兒慶祝後，晚上就去參加了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辦的《中華頌》音樂會演出。一般節日的話，我往往選擇和家人共度時光，不會出門，但是這次的演出很特別，因為這是我們香港特區舉辦的首屆「中華文化節」的重要文藝活動之一，非常有意義，因此我也積極參與。演出名家薈萃，取得空前成功，票也全部售罄。

參加這次演出，雖然少了和家人共度佳節的寶貴時光，但是感受最深的就是藝術家需要大愛博愛，應該把音樂帶給更多的人，不光是愛自己的家人，更重要的也要愛這個社會，愛聽眾和樂迷，把音樂帶給他們，讓他們通過音樂感受到鼓舞。這其實也是中國傳統最重要的思想家孔子所說的「仁愛」之道。仁愛推演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理論，他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就是以血緣親情為基石，把血緣親情的愛看作為人性基礎。他又說「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就是從血親之愛推演至人際之愛、自然之愛，而君子內心的「仁」和「禮」就是本心的純良、人性的博愛。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之一正是仁愛之道。

參加《中華頌》的演出讓我還感受到很多朋友的「仁愛」和共同付出，我感受到香江一家，也感受觀眾對於音樂鼓舞的需要。這次我演奏的是著名作曲家陳鋼的作品《金色的爐台》，這個曲子也是我之前在內地巡

仁愛之道

演的曲目之一。這首樂曲運用了民族民間音樂元素改編成小提琴獨奏曲，感情真摯，旋律優美，是非常有中國特色的一首小提琴演奏曲。但這次在香港的演出和巡演感受不同，以前只是和鋼琴合作，這次是跟樂團，由香港指揮家麥家樂指揮。麥家樂曾經創作的第一部歌劇就是《孔子傳》，中華傳統文化在我們這些音樂家的心裏無疑都是藝術之根，是創作源泉。因此我覺得在香港舉辦首屆「中華文化節」無疑是春風化雨，正逢其時，可以更好拉近藝術和大眾的距離，弘揚中華優秀文化，也與時俱進地創造新的發展機遇。當天的音樂會，我們最後共唱《歌唱祖國》，全場同唱，也體現了社會大眾對於文化節的共鳴。

教育和傳承的基礎之一也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仁愛之道，因為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當然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之根，了解自己的祖國，同時也應該培養關愛他人，奉獻社會的仁愛之心。

所以今年暑假7月，我會繼續帶著香港基層的孩子們到上海和北京，既是慶祝香港回歸27周年，也是慶祝祖國75周年華誕。在上海，香港的孩子們不僅可以和當地的孩子們合作演出，通過音樂架起友誼的橋樑，我也會帶他們參觀了解國家歷史和發展。去北京，不僅會去天安門、故宮等中華文化地標，也會帶他們到企業看最新科技，比如讓他們看看京東，看看無人駕駛，更好了解整個國家的科技實力和創新成果。百聞不如一見，精彩可期。



水過留痕 少爺兵

愛可化解親情的矛盾

6月16日是父親節，可是為人子女的卻沒有像母親節般同樣地主動雀躍及情記如何去慶祝，這是大部分對父母節的區別最直接的直覺！在很多原生家庭裏成長的男女子女，從不否認父親是家中經濟的「頂樑柱」，母親多是全職的家庭主婦，所以跟母親比較「親近」是必然的！父親節嘛？做子女的能有所表示已實屬不錯了；這也是不少人的思維觀念。

「在家庭裏，母親比父親說話更為溫柔體貼，父親工作後回家也只是向母親問：『小朋友都睡了嗎？』然後自己洗漱後就往床上倒頭大睡（當然不能否認有慈父的存在，但為數不多）！在子女心裏，大多數的父親面孔是較為嚴肅、說「狠話」教訓子女最多的形象，故此只要自己有經濟能力支撐生活，也選擇在外租屋住或購置小房子自住；父親不是『大靠山』，不完全是每個家庭成員心目中的『天』了。然而，父母的教育對子女的成長人格來說，卻仍是有的一定的影響！」這是為人子女者的部分心聲。

而早已為人父母者的亦說：「現代的想法改變了很多父母們的思維，在生兒育女方面確是母親們付出比父親們『多得多』！為人父親者亦應在思想開明些，不論是生男或生女，首先是在生育上『量力而為』，指的是經濟能力負擔方面，不要像我們父母那輩，生十個八個子女，這壓力負擔會令人『喘不過氣來』！」有朋友的父親曾表示：「如果不是生有6名女兒而生6個兒子，單是供書教學的成本，足以令他害怕得要『懸樑自縊』了！雖然伯父說來是有點誇張，但數千年來那份『重男輕女』的封建舊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存在不少為人父母的思維觀念當中；現今的父母們變成期望子女們的能力可以『養活自己』或可以『養活妻兒』，已心滿意足了！總相信『愛』和『理解』都能化解親情之間的矛盾。」

但，有人認真地問為人父母的：「總說要孩子贏在起跑線上！到底是父母們想子女『成龍成鳳』的起跑線？還是子女們自我設定的起跑線呢？」這不是個「偽命題」，是需要雙方都認真地「撫心自問」才有答案的議題。



百家廊 鍾倩

伊朵的童年

伊朵第一次來我家，我有些許擔心：她會不會覺得地方小，四周全是書沒有意思？我一陣抓耳撓腮，躊躇良久，不知該為她準備什麼禮物。她聰慧伶俐，落落大方，一雙馬尾辮就像落在肩上的兩隻黑蜻蜓，上下跳動。她說起話來像個小大人，雙眼炯炯有神，泛着一層光，恍若會發電的樣子。我和朵媽聊天的空檔，她隨手拈起一本書，低頭盯着讀，安靜又動人，以至於差點忘了她的在場。

事後，朵媽告訴我：伊朵說下次還來！我不解問道：「為什麼呢？」伊朵答道：「每次來都能賺幾本好書，這比去別家串門吃一肚子瓜果零食強多了！零食吃完就完了，書還能反覆回味呢。」我既驚喜又喜，內心充滿感動，一來她自幼酷愛讀書，二來她家裏的讀書氛圍肯定很好。從那以後，有什麼好書我就儘量記着這個小朋友，她讀了會有些異想天開的想法，抑或在她心窩裏盪起什麼形狀的漣漪，陡然充滿期待。

加深對她的了解，源自一隻寵物貓的故事。大約上二年級時，伊朵想要養隻貓，但遭到爸媽的一致反對：掉毛，亂抓，還有異味。聽得次數多了，我都替伊朵乾着急，從側面旁敲為她說情。後來在她姥姥的出面勸導下，朵媽勉強同意，但有個前提條件，做了一張任務表，看她完成的情況。為了自己的「心頭好」，伊朵一路闖關，完成任務，還當上了班級中隊委，順利拿下貓咪進家的「入場券」。就這樣，一隻黑白相間的

英短藍白正式入駐，給牠起名「奶包」。

奶包來了，伊朵忙個不停，變身鏟屎官，忽兒清理「臭臭」，忽兒陪牠玩兒，還要給牠「蓋房子」、做玩具，最關鍵是要為牠收拾「作案現場」。呵鞋子也好，丟紙團也好，有一次牠把一包乾燥劑撒得滿地板都是，趕在爸媽下班前，把牠「作案」現場收拾得不留痕跡。不得不說，伊朵的想像力超過成年人的閾值，難道平日裏她看的書都探頭探腦「活」了過來，一塊給牠出主意？比如，奶包滿周歲時，她動手給牠做了一頂生日帽子，尖尖的、綠色的，外人以為只是個顏色鮮亮，孰料她一臉壞笑說道：「我再給牠做4隻小鞋吧！」令人笑得前仰後合。練舞劈叉時，奶包不停轉圈以示鼓勵；伏案寫作業，牠一旁靜靜站着。伊朵還把奶包寫進作文裏：「貓咪生命雖然只有短短的10年20年，但是並不妨礙牠們過得精彩開心，人如果過得不開心，那麼活得再久還不如一隻貓呢！」很難想到，如此富有哲理的話語出自8歲的伊朵。

去年，老師布置作業讓寫小動物，伊朵以《寄養我的小豬貓》為題寫了篇作文，深夜時分我讀了又讀，忍不住笑出聲來。因為爸爸患鼻炎要把貓送出去，然後她列出日常餵養的注意事項，不啻於照顧一個孩童的繁瑣。細節描寫如臨其境，比如，奶包每次都把到手的雞胸肉凍乾當成玩具，「且追且咬，虎虎生風」，寫得極為傳神。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如何陪伴貓：

「請你一定要抽出每天至少20分鐘的時間陪牠玩，可以是順毛，可以是『吸貓』，可以是逗貓棒，也可以是任何安全的遊戲。牠在家裏待了一整天也會很無聊，除了睡就是吃，生活得非常單調。但你可以做一束光，照亮奶包的『貓生』……」看到這裏，我的淚珠直打轉，模糊成一團橘色的光。我們都上了伊朵的「當」——她哪裏是要把貓送走，分明把為貓立「傳」，壓根不捨得，我的這個小朋友真是可愛到骨子裏。

後來我送她兩本兒童文學《愛的川流不息》和《橘貓》。一想到奶包，我就想起書裏的老文公所說：「牠不是胖，只是長了個雙脊背！」圓滾滾的奶包，帶給人類無盡的歡樂，也是我們的友伴。「童年是一生的宿命。」從伊朵身上，我隱約看到自己兒時的影子。她的機靈古怪、她的友善真誠、她的勇敢無畏，也是我的。她是我的朋友，很多時候她也是我（們）的老師。30年後，成家立業的伊朵是否會記得奶包，以及自己調侃過的話：「貓有靈性，能聽懂人說的話。每當奶包鬧騰時，我就會故意在牠面前說：『好肥的貓呀，紅燒還是水煮呢？』」這招總能嚇住牠。」然而，如果奶包會說話，定會怒目圓睜反駁道：「我不是胖，只是長了個雙脊背！」

這就是我的朋友伊朵。我很期待有一天，她能把與奶包的故事寫進書裏，一如把童年搬到紙上，可以摩挲、可以回望，可以無限輪迴在人世間。



爽姐私語 林爽兒

藝發局的獎

對於各式各樣的頒獎禮，我一向興趣不大，在好多年以前還可能會為某某人是否得獎而緊張和興奮；但到了今時今日，對頒獎禮已真的提不起興趣了。

但凡事總有例外，在某些情況下舉行的頒獎禮依然會引起我的關注，最近因緣際會出席了由霍啟剛任主席的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主辦的藝術界盛事。今次參與是因見到得獎名單中有些我挺尊敬的粵劇界前輩名字，當中包括汪明荃、廖國森和「桃花源粵劇工作室」，還有新秀梁非同。

我在座位上很專注也很開心地看着每一位得獎的藝術工作者上台領獎，又特意拍下他們領獎和致辭那一刻，如果碰巧在台上出現的是我認識或合作過的，我也會為他們拍照留念，儘管他們也未必知道我拍下了他們在台上的一舉一投足，但作為我對他們在藝術領域上種種付出的一份敬意，我必定會把我拍攝的照片送到相中人手上。

在頒獎禮進行至尾聲時，終於見到我一向十分關注和支持的「桃花源粵劇工作室」的代表上台，他們是全晚最後領取獎項的單位，所得的是「藝術推廣及教育獎」，比「學校藝術教育獎」上台領獎時間還排得後，而且更要和其他藝術推廣項目平分。請問這是不是冷待呢？

「桃花源粵劇工作室」營運及製作總監吳國亮在場刊中一再提到，他們在2022年到2023年跨年進行紀念《帝女花》65周年的9個項目，不單是重製經典並作出致敬，也要去拓展、傳承、探索這個作品的當代意義，而新的創作尤其重要。未來不單是粵劇本身的發展，更是透過粵劇與跨界別的探索，這才能走得更廣更遠，期望達至啟迪族群。所以當晚我真的不想去相信這便是由那麼多有藝術修為的評審決定出來的結果。這樣盡心盡力的粵劇舍，其表現是令人感動和讚賞的，《帝女花》65周年的9個項目的成績也是有目共睹，但為何那些了解藝術作品的人，和了解藝術推廣計劃的評審會如此冷待「桃花源粵劇工作室」呢？頒獎的負責人領得落手嗎？這樣的獎能鼓勵有志於粵劇工作的新知舊雨嗎？能令更多人支持粵劇的發展和傳承嗎？但我們只能相信：有些事是可以做得更好，影響更遠大。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伉儷到場觀看《帝女花》65周年的演出，並上台講話，予以支持鼓勵！ 作者供圖



鵬情萬里 趙鵬飛

六月杏黃

上個月回家探親，正值花褪殘紅青杏小，院子裏兩棵杏樹，果子已似龍眼，順着枝條結得密密實實，看一眼都覺得後槽牙酸軟，以至於晚上吃牛肉，都不太敢用力大嚼。這個月頭，一樹的杏子全熟了。母親舉着手機繞着樹直播給我，顆顆亮黃肥碩，輕輕一捏，汁水便盈盈溢於皮外，很是誘人。母親說摘一籃裝箱，快遞給我，我說山長水遠的，我不要。母親說那把杏樹都砍了吧，你又吃不上，白佔了半個院子。

嫂子的娘家有一棵香椿樹，比老碗口還粗些，結的香椿葉厚芽肥，香味濃郁。用雞蛋清炒，或是裹上麵糊炸香椿魚，唇齒留香，口腹知足，常常讓人念念不忘。有一年春天來得遲，回家正好趕上香椿出芽，於是老人家專門邀我去摘頭茬的嫩芽。椿樹高大挺拔，枝椏四散，紅褐色的椿芽，都生在枝尖上。我站在梯子上，仰頭舉着一根綁了鐵鈎子的竹竿，好似釣魚一樣，瞧着芽頭多的枝子就甩鈎上去勾。老人家見我夠得辛苦，有些發急，忙去尋了一把砍刀，要把樹從根放

倒，好叫我坐在院子裏輕輕鬆鬆採摘椿芽，我從梯上一躍而下，一把奪下了砍刀。

以前覺得司空見慣的事情，離開之後再回來，禁不住感嘆，不同的水土滋養出來的人果然不同。關中人性格裏的質樸執拗，實在寶貴，落在常年操持日常細碎生活瑣事的關中女人身上，這種寶貴尤甚。

我自小愛侍弄植物，那時候院子大，給我種得像一座百草園。有一回偶然得了一棵蘋果樹苗，養得花枝繁茂卻連年不見坐果。專門去請教了果農，原來蘋果樹是異株授粉才能結果。不過還有個難題，庭院裏的蘋果樹鄰近煙火，且庭院深深，花期比果園裏其它樹通常早一兩周，想藉花授粉也基本行不通。後來有經驗的果農給出了個主意：梨花開得早，可試試用梨花來給蘋果花授粉。正巧，有個要好的同學家有一株老梨樹。趁着春風淺淡，梨花溶溶，厚着臉皮跟同學回了家。同學的母親一聽，不僅留我吃了一碗香噴噴的油潑麵。飯畢，攔下碗，她一抬腿就攀上了梨樹，手起刀落砍下了兩枝花團緊簇

的花枝，親自插在水瓶裏，還在瓶口用繩子打了美觀的提樑結，方便我拎着，臨了還是不放心，叫同學一路送我回到家。

過了多少年，那棵蘋果樹都不知所終了，朋友母親身手敏捷爬上梨樹的樣子，還在我腦海裏清清楚楚地刻着。

董宇輝在直播間裏說每次回家，他母親就要裝很多土豆給他帶回城裏吃，一開始他不肯要，說城裏什麼都能買得到，但母親回回都要塞幾個土豆在他的行裝裏。後來他慢慢明白，天下的土豆只有兩種，一種是土豆，一種是他母親種的土豆。母親質樸地希望用這種方式增加和兒子之間的連結。董宇輝的母親也是個關中女人。賈平凹說每年院裏的梅李熟了，他母親總摘一些留給他，還託人往城裏帶，沒人進城，她就一直留着，留到徹底腐爛了才肯倒掉。留着梅李等兒子的日子，他母親嘮叨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平（凹）愛吃酸果子。」

話說那一年蘋果樹真的坐了果，雖然不多，個頭也不大，秋天還是摘了一小籃，迫不及待拿起一個咬了一口，還真有點梨子的味道。



落地觀察 湯禎兆

深圳蔦屋

常去日本的朋友，如果對文化及建築有興趣，應該一定不會對蔦屋書店陌生。

這所被譽為書店界「天花板」的殿堂名店，自2020年率先在杭州插旗登陸中國後，至今已在內地開逾十所了，只不過之前的開店策略以重北輕南為原則（難道南方人沒有文化素養？一笑），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及成都等地已遍佈蔦屋開花，但華南地區卻一直只開樓梯響——直至2023年底，深圳蔦屋才正式在中洲灣啟業，絕對是文青消費者的一大喜訊！

中洲灣位於福田區上、下沙，如乘公共交通過去，最方便的地鐵站是下沙。雖然距離下沙站也有10分鐘步距左右，但如果你善用接駁通道，基本上可循地下走廊先至KK One商場，穿過商場只要過馬路就已是中洲灣了，屬於下雨也幾近不

用打傘的路段。

蔦屋很懂得迎合受眾口味，2,000呎的舖位至少有四分之一是動漫專區，主打漫畫書及暢銷作的精品，甚至有原作的相片打印機，粉絲定可滿載而歸。漫畫書方面，亦十分緊扣潮流脈搏，主打展櫃以《迷宮飯》和《怪獸8號》等作戰場，可見負責人的觸覺脈搏。至於精品方面，則自然以暢銷的大熱作為主，如《咒術迴戰》、《葬送的莉芙蓮》及《海賊王》等，更難得的是我個人的超級心頭好《銀魂》也屬焦點，令人逛得血脈沸騰！

與此同時，書店的陳設也看到負責人在趣時及堅持品味之間的平衡，仍以漫畫範疇為例，令我大感慳囊的除了以上精品外，更催人即時「課金」的就是一眾日本小眾漫畫家的作品——是的，柘植義春、谷口治郎及松本大洋的作品均一一紛呈；那才是更大的驚喜呢！